

〔人物志〕

吴佩孚：首个登上《时代》杂志封面的中国人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张九龙

近日，第七届吴佩孚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。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现代史学会、山东社会科学院主办，山东省历史学会胶东人物研究专业委员会、蓬莱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承办。

活跃在近代中国舞台上的北洋军阀，可谓鱼龙混杂，几乎每个大军阀都有极为独特的性格和癖好。比如冯国璋爱财如命、张宗昌好色无度、何健暴虐嗜杀……姑且不论他们的政治、军事才能如何，就为人处世来讲，“私德”过硬的风毛麟角。

吴佩孚就是一个另类的存在。吴佩孚，字子玉，山东蓬莱人，民国时期直系军阀首领、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。吴佩孚特别推崇“武圣”关羽和蓬莱老乡、“抗倭名将”戚继光，他一生有三大信条：不敛财，晚年一度靠人接济度日；尊妻室，是当时难得的好男人；失意时不进租界，不依附于外国势力。他平生注重修身，廉洁自律，称得上是北洋军阀乃至民国政坛军界中的佼佼者。

吴佩孚白手起家，早年先后进入开平武备学堂、保定陆军速成军校学习，毕业后到北洋督练所参谋处任职。辛亥革命时，他追随曹锟，后来一步步成长为直系军阀首领。

1922年，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，48岁的吴佩孚任直军总司令，将张作霖12万人的奉军打到山海关外。经此一战，吴佩孚声名鹊起。

1923年，北洋政府为解决国会会场狭小问题，计划拆掉故宫三大殿，改建为西式议院。吴佩孚听闻后，立即给政府高官发电报表示坚决反对，此后各报刊登载吴氏通电，举国上下坚决拥护，故宫三大殿才得以保护下来。

执掌奉系大权时，吴佩孚虎踞河南洛阳，在其鼎盛时期，拥兵数十万人，控制着直隶、陕西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北等省地盘。当时全国有18个省的督军、总督的代

除了本身的实力以外，与《时代》杂志总编的“老乡情谊”也给他加分不少。

《时代》杂志的创始人是美国人鲁斯，他的父亲是美国基督教会长老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，因此鲁斯出生在山东蓬莱，并在中国度过了14个春秋。后来，他返回美国，25岁时，从耶鲁大学毕业的鲁斯创办了《时代》周刊，并将其打造成美国三大时事性周刊之一。此后，他又相继创办了《财富》周刊和《生活》杂志，如今这两者也都成了世界重量级的杂志和周刊。

特殊的成长经历让鲁斯对中国始终保持一种特殊的情结。童年时期的鲁斯，目睹了中国的贫穷和社会的黑暗，看见了军阀混战、民不聊生的境况。显然，鲁斯欣赏吴佩孚的军事实力和为人道德，他认为在各路军阀中，吴佩孚最有实力和希望统一中国，消解战争，改变军阀混战的状况。所以，在那期《时代》杂志封面上，鲁斯给吴佩孚的标签是“Biggest man in China”，即“中国最强者”。

“九一八事变”之后，日本为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，用尽一切办法收买汉奸为其服务。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里继袁世凯、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，自然成为日本人笼络的焦点。为利诱吴佩孚，日本特务头子荒木许诺“步枪十万支，机枪二千挺，大炮五百门，子弹若干，此外并助款百万”，但吴佩孚拒而不受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得知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后，为表示抗议，吴佩孚整整绝食一天。国民党军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，他为淹死很多日本人而喜，但又为无家可归的140万中国人而悲。此后，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、川本等轮番采取拉拢、威逼手段，都未能让吴佩孚放弃民族气节。

正因为如此，吴佩孚在世时，留下了“玉帅”之美名。1939年12月4日，吴佩孚因牙疾复发、高烧不退，请日本牙医看病后突然去世。当时，人们普遍认为吴佩孚死得蹊跷，怀疑吴佩孚是被日本人蓄意害死。

1940年1月24日，一场规模浩大的出殡仪式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街头进行。64名壮汉抬着吴佩孚的棺槨，由送殡人牵引，缓缓前行，上万北平市民自发跟随，冗长的出殡队伍十分浩大，持续了整整一天。与此同时，在陪都重庆，国民政府也组织召开了万人追悼大会，表彰其民族节操。

当时，驻重庆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对记者发表谈话。董必武说，吴佩孚有两点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。“第一，他生乎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、岳，他在失败时，也不出洋，不居租界自失。第二，吴氏做官数十年，统治过几省的地盘，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，他没有私蓄，也没置田产，有清廉名，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，总算难能可贵。”

作为军阀，吴佩孚也有过穷兵黩武和镇压劳工的污点，特别是其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举动，成为他无可辩驳的黑色印记。

风云人物的是非功过，总要交由时间来评判。已经举办七届的吴佩孚研讨会，让吴佩孚的人物形象和地位不断丰满起来。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历史学家耿云志所说，历史不应当是单线条、单色调的描述所能解决的，“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，客观地、全面地、系统地、深入地研究各种人物、各种势力等真实情形，这样我们才会更加接近历史事实”。

□辛毅

参观博物馆，领略中华历史文化，已经成了许多地方中小学生在寒暑假作业的“标配”。可周末博物馆内游人太多，工作日多数博物馆下午5点前关门，此时家长又都没下班，这个“时间差”使中小学生的“文博”作业完成得有点儿难。

随着素质教育的普及，各地中小学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假期作业，也都存在相同的问题。这几年，博物馆开夜场也成为很多人的呼声，屡次成为地方“两会”的热点。

对成年人来说，夜幕下的博物馆，同样具有不小吸引力。10多年前，电影《博物馆奇妙夜》让观众看到夜间博物馆的无数奇幻景观，不少人特别想体验一把“博物馆奇妙夜”。

千呼万唤之下，2019年，中国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放夜场，终于向公众揭开神秘的面纱。今年元宵佳节，故宫博物院的“紫禁城上元之夜”，像一个预告片，拉开了博物馆开放夜场的序幕。暑假以来，各地博物馆开放夜场的举动让人目不暇接。

在北京，中国国家博物馆每个周末开设夜场，延长至晚上9点闭馆；在上海，上海博物馆、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等14家博物馆，从7月到9月试点夜间开放；在广州，广州博物馆、西南南越王博物馆等11家博物馆，从8月起实行夜间开放。宁波博物馆开放得最彻底，除了闭馆日，每天都开放到晚上9点。最近，山东博物馆、孔子博物馆也向夜晚前来参观的市民敞开了怀抱。

在一些博物馆，夜间开放不仅是延长开放时间，而且还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。天津博物馆与天津美术馆在每周六延时开放，同时推出“文创小夜场”活动，每周一部影片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；青岛市博物馆每周五延时开放，还配合推出讲座、演出、答题等互动项目；武汉的江汉关博物馆开放至晚上9点，并在夜间开放时间开启了“博物馆寻宝”活动。

有些文博活动，更是专门为夜晚而生。2016年，位于杭州玉皇山脚下的中国丝绸博物馆，尝试配合展览举办了“正仓院之夜”“意大利之夜”等活动；尝到了甜头后，从2017年开始，“丝博之夜”成为惯例，“波斯之夜”“里昂之夜”“希腊之夜”“阿拉伯之夜”“河西之夜”“冬官之夜”……月光下的博物馆，仿佛变身大秀现场，人气十足。

有的博物馆甚至更进一步，允许夜宿博物馆。位于北京的中国园林博物馆，迄今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“仲夏夜之梦——夜宿最美博物馆”活动。小朋友们走进实景园林，在专业老师带领下使用香勺、香插、香压等工具体验“隔火熏香”；接着又到室外展区，参加“昆虫电影院”昆虫灯诱观察活动；入夜后，孩子们搭起帐篷，夜宿博物馆，带给孩子们一次难得的人生体验。

当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到晚上成为一种常态，对城市和民众，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博物馆的夜间开放，为人们的夜生活增加了一种选择，也让博物馆走进人们生活的地方，多了一种形态。对于热爱观展的上班族来说，不用再等到周末去人挤人。

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欧美一些博物馆就开始探索“博物馆之夜”活动，目前已形成比较成熟的夜场模

式。比如，法国卢浮宫博物馆每周三、周五会延迟到21时45分，英国大英博物馆每逢周五开放时间延长至晚间8时30分。

到了晚上，不管多么繁华的城市，其夜间生活都有一定的限度，最为普遍的是酒吧、电影院、剧院等。这种夜间的休闲和消费，如果没有博物馆、美术馆的加入，总会表现出城市文化状态的缺陷。

在夜间单调的休闲和消费中，人们有时选择电影院也是一种无奈。除了看电影还能干什么？人们走进电影院，可能并不在于电影本身的质量，而只是选择了一种晚间的生活方式或休闲方式。而博物馆不管能够延长晚间开放时间多长，都有助于提高这座博物馆所在城市的文明水平和公民素质。

眼下，一些城市相继提出发展夜间经济。夜间经济与以往的吃喝玩乐等夜间消费有所不同，需要充分发展夜间文化。这种夜间文化不能仅停留于24小时书店、夜场电影等方面，文化夜市、夜游景区、夜游博物馆、夜游美术馆等，也应成为“标配”。

相比欧美，国内博物馆夜间开放仍处于试水阶段。由于场馆设计之初未考虑夜间开放需求，所以现有场馆照明设备难以满足使用需要，特别是博物馆外部广场光线不足，不便于工作人员对周边环境进行看护。同时，人员不足、保障经费压力大也是博物馆开设夜场后面临的难题。

除了安全性和成本投入，公立博物馆的一些固有体制原因也成为制约其开夜场的难点。国家动物博物馆是最早尝试“博物馆奇妙夜”活动的博物馆之一。参与奇妙夜活动的家长和孩子，能够在夜间举着手电探秘博物馆，跟博物馆里的夜行动物亲密接触。活动一推出曾吸引了众多团队报名，然而最近这一活动暂时停摆。相关负责人解释，博物馆人手严重不足，再加上延长工作时间的无法得到加班费，挫伤了博物馆的积极性，只能不了了之。

相比半推半就的公立博物馆，民办博物馆似乎对开放夜场更加积极。位于北京798艺术区的孤独博物馆悄然走红，延长到晚9点的开放时间，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下班后再去打卡。

今年，北京798艺术区正在推广“点亮798”行动，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、798桥艺术空间等都参与了延时开放，这意味着市民晚间回到798，也可以看到“毕加索——一位天才的诞生”“荒木经惟·花幽”等高质量艺术展、摄影展。

事实上，开发出好的夜场活动，博物馆营收不成问题。孤独博物馆推出的活动，每人收费350元，预约很是火爆。该馆最多的时候一年曾经举办过90多场活动，收入完全可以覆盖成本投入。如果体制机制能放开，公立博物馆也可以从中尝到甜头，进而有了开放的动力。

随着大众对文化需求的不断加码，博物馆作为文化重地，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。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测算，2019年春节期间，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.15亿人次；其中，参观博物馆的游客比例高达40.5%。可见，博物馆夜场的市场潜力是巨大的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赢，将是未来公立博物馆探索夜场开放的方向。

1924年9月，吴佩孚成为首位登上《时代》杂志封面的中国人。

表机构设在洛阳，洛阳成为各方所仰望的中心，时人称之为“西官”。

吴佩孚五十寿辰时，全国各地到洛阳祝寿的达官显贵、文化名人及各国驻华使节有六七百人之多。吴佩孚当时已成为北方实力最大的军阀，洛阳实际上成为了北方的政治、军事中心。曹锟评价：“只要洛阳打个喷嚏，北京天津都要下雨。”

1924年，吴佩孚成为美国《时代》杂志的封面人物，他也是登上该杂志封面的第一个中国人。